

## 一张变幻不定的照片

海天 肖炜

1964年10月,苏联发表公报,赫鲁晓夫下台。11月5日上午,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周恩来率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13日,周恩来率团离开莫斯科。这次旨在消除中苏紧张局势的访问,不但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而且分歧越来越火。代表团回国时,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前去迎接。向世界暗示,中国绝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如此重要的仪式,新华社自然不敢怠慢。那天吕厚民接到通知,与杜修贤、安康和郑小箴三位摄影师一起前去机场拍摄。

吕厚民:主席到机场接总理回国这件事情很明确。

安康:当时给任务的时候,说今天首都机场有一个重要新闻,进去拍照,特别注意,要保证完成任务。

巴巴尔(《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作者):这次是超规格的接待,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派出四位摄影记者。当时跟总理的是杜修贤,吕厚民是跟毛主席。这两个人从规格上讲、从职务上讲似乎就可以。后来为了重视,就把安康和郑小箴派去了。

按照惯例,周恩来下飞机后有人献花,然后毛泽东等人走上前去,握手寒暄,记者这时候赶紧拍摄,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仪式结束也就走了。这期间你能拍上就拍,没拍上就过去了,再也沒机会补拍。

14日下午16时10分左右,伊尔-18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毛泽东率领众人走向飞机。他们仿佛久别重逢的战友,与周恩来等人一一热烈握手、问候。一切似乎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记者在旁边记录着这一切。

拍完鲜花、握手以后,记者们认为完成了拍摄任务,一个个收拾东西开始往回走。与吕厚民他们同去的摄影记者安康却仍然在等着。这时候,仪式突然出现了一个高潮,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什么话,四位领导人同时笑了起来。安康的快门也按下了。

安康:一低头拍了三张。回来以后,车间给我做出来。我一看,哎!真有一张不错的。可是我看到各报纸发稿都准备好了,我想算了吧,这张别用了,就放抽屉里了。

当安康正把自己冲洗好的胶卷收藏起来的时候,吕厚民却在征求相片时想到了他。吕厚民说:“老安,你不是也拍了吗,拿来看看。”看到安

康的照片后,大家一致认为这张照片好,于是就赶快把照片交给了编辑部。

第二天这张照片见报后,大家突然发现,本来是四个人的照片,在报纸上却变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交谈的竖画面,这让大家很诧异。

巴巴尔:摄影记者只管拍照片,拍完不管了,照片有人冲,有人洗。这个剪裁、编辑、决定发不发稿都有专人做。所以他们拍完一交就完事。结果第二天发表时,安老只看见两个人,这是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知道。

此后,安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见报率越来越高。但其中画面却一直不变。有时候是出现两个人,有时候是出现三个人,还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完整的四人照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出现。

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所以他首先在这幅相片里消失。有意思的是,这幅照片中的四人的位置松散,情绪却很集中,即使制作人员通过暗房技术去掉相片中的一人,也给人一种天衣无缝的感觉。

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张照片发表时变成一个人。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发表时三人同时出现在照片上。这一年对中国政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成千上万的人到街头,排队购买这一幅三人照片。“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看到了这张相片完整的样子,这时距离拍摄这张照片已经过去了13年。

摘自《中老年时报》

假坦克前开足马力跑来跑去,一时间,阵地前沿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喊叫声、轰鸣声响成一片……远远望去,真假坦克时隐时现,犹如布有千军万马……

敌人被这气势震住了,停步不敢向前,他们联想到毛泽东的电文,以为我军确有准备,于是不得不草草收兵。

当毛泽东在不远处的西柏坡听到敌人收兵的消息后,自信地笑了起来:“呵呵,他傅作义胆子也太小了,不就是几辆坦克吗?”朱德也说:“敌人向来迷信武器,我们有了坦克,他们连仗也不敢打了!”毛泽东又说:“看来敌人真的是纸老虎啊。不过,我们的‘小豆’坦克,个头虽小,威力可不小哩!”

摘自《人民政协报》

## 中国古代的四大笑星

晋京民

古代君王身边,都不乏一些搞笑的高手。他们利用吟诗作对、模仿秀等多种方式向君王进谏,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搞笑程度或许比不上现在的笑星,但是他们却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搞笑”风格。

东方朔 相声界的祖师爷

西汉的东方朔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算得上是相声一行的祖师爷了。因他号“曼倩”,过去有人称相声是“曼倩艺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年轻时还给东方朔的塑像磕过头呢。

在东方朔的诸多轶事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和汉武帝之间的故事。有一次,东方朔跟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见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汉武帝问他是什么树,东方朔顺口说树叫“善哉”。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枝干,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

两年后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汉武帝故意问东方朔:“这棵树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又顺口说叫“瞿树”。汉武帝沉下脸说:“同一棵树过了两年,怎么名儿就不一样了?你竟敢欺骗我!”东方朔沉着回答:“小名叫‘驹’,大了才叫‘马’;小鸡叫‘雏’,大了才叫‘鸡’;小牛叫‘犊’,大了才叫‘牛’;人生下来叫‘儿’,老了才叫‘老头’;这棵树也是一样啊!”汉武帝呵呵乐了。

优孟 模仿秀不输小沈阳

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一个叫优孟

的人,他的职业是“俳优”,俗称宫廷滑稽戏演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现在流行的“模仿秀”,而其化妆、模仿的功底一点不比小沈阳差。

相传,楚庄王的相国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贫困到卖柴为生的地步。优孟对他深表同情,决心为此向楚庄王进谏。于是,他打扮成孙叔敖的样子,模仿其言谈举止,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终于达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优孟装扮成孙叔敖的样子前来参加,楚庄王见了大吃一惊,以为是孙叔敖复活,立即就要拜他为相。

优孟说:“孙叔敖一生尽忠报国,使楚国称雄诸侯。可他死后,儿子却一贫如洗。这样的话,当楚相还不如自杀呢。”楚庄王听后,明白了优孟的用意,立即召来孙叔敖之子,重加封赏。

优孟虽为宫廷艺人,但在2000多年前,他就敢讽刺王侯贵族,难怪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给他留了位置,在《滑稽列传》里“隆重推出”。优孟模仿孙叔敖的成功表演,证明他是我国第一位特型演员。因为他是自己给自己做造型的,自然也就是我国最早的特型化妆师了。

阮籍 三国时期头号“愤青”

三国魏晋时期的阮籍,擅长写讽刺性的文字,号称那个时代的头号“愤青”。他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一开口就玩具有讽刺性的“冷幽默”,从他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上

看,他可以算得上是荒诞行为艺术的鼻祖。

据说在朝廷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担任闲职的阮籍也去混吃混喝,遇到司法官员报案,说有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在一旁插话道:“嘻!杀死老子还可以,怎么可以杀亲娘呢?”众人听了这话,都惊呆了。司马昭马上指责他说:“杀父也是不赦之罪,怎么能说可以呢?”阮籍很从容地辩解道:“禽兽知道母亲,却不知道父亲,杀死父亲的人如同禽兽,而杀死母亲的人,连禽兽也不如。”在场的人听了,全部无语。

纪晓岚 乾隆帝御用笑星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少时便有“神童”之誉,虽然他调皮捣蛋,却才思敏捷。作为近臣,他几乎成了附庸风雅的乾隆帝的御用笑星。

纪晓岚小时候很淘气。一年冬天,他穿着棉袄,拿着扇子,学着傻婆娘的样子在教室里扭来扭去的,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一位南方来的读书人路过这里,感到好奇,就停下来要和纪晓岚对对子。那人刚吟出“你穿冬装摇夏扇糊涂春秋”的上联,纪晓岚马上对出了“你居南方来北地什么东西”的下联,搞得众人哄堂大笑。

成年后的纪晓岚反应更是灵敏。有一次,大臣们在朝房等候乾隆帝来议事,但乾隆却迟迟未到。纪晓岚就对同僚说:“老头子怎么迟迟不到?”这话正好被乾隆听到,便厉声问什么是“老头子”。在众人吓得战栗之际,纪晓岚却从容不迫地回答:“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乾隆听后转怒为喜。

摘自《青年文摘》

后宫去询问:这是谁写的啊?是谁写的尽管说,我不会怪罪的!话音刚落,宫女何氏站出来:皇上,是我写的,小女子知罪!

皇上忽然沉默了,半晌不语。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静待事态发展。皇上笑了,轻抚着何氏的头说:你这小妮子,还挺懂浪漫的哩。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的好事,把你嫁给那个小兵!

戍边士兵和何氏宫女终成眷属。他们冒着天大的风险成就了自己的浪漫。

摘自《可乐》

## 三辆坦克吓退傅作义

刘炳雄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至平山县西柏坡村。此时的蒋介石正与傅作义合谋,准备秘密组织部队偷袭石家庄,妄图一举摧毁我党中央统帅机关,扭转战局。

接着,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四电退敌兵”的传奇故事。然而,在毛泽东导演的这场现代“空城计”中,我坦克部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10月下旬,毛泽东撰写电文,揭露蒋介石偷袭阴谋,并声明我军严阵以待。国民党部队半信半疑,试探着开始向南推进。当他们

到达保定附近,仍不见我军动静时,便壮起胆子,于28日兵分四路,齐头向石家庄方向袭来……此时,我军主力部队及华北军区坦克队大部,已开到西线参加太原战役。石家庄实际是座空城,且眼下只有3辆坦克。其中2辆美式100、1辆日本“小豆”。

接到命令后,我3名坦克手迅即启动坦克向战区开来。同时,在到达石家庄北部滹沱河后,战士们开始奉命在工事两侧制造了多辆假坦克。随后我军仅有的3辆坦克便在这些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b1616@sina.com

## 向往安详

王蒙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没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

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衰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地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结果,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短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乐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晰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再说安详: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帆影、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到了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只知道斗斗斗的时候,您的细胞就要出麻烦了。

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

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

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地钻了一个眼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么?

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哀乐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再别这样了,亲爱的!

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

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舆薪,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

也是最重要的,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份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适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庄可谐,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摘自《思维与智慧》

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15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类的系统词都顿然失色,所有的学问、经历、头衔、土地、股票或丰功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竟可能只是一道疤痕或半颗蛀牙。山上的阳光泼洒,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道皆隐含杀机。如我一旦失足,则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便没有一句会与我平生努力一搏得到的成就有关了。

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

摘自《读书文摘》

## 不要把黄连掰碎

毕淑敏

早年间我当兵在西藏阿里,冬天下雪封山,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断绝了一切和外界的联系。我们每日除了工作,就是望着雪山冰川发呆。有一天,闲坐的女孩子们突然争论起来,求证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衡多少葡萄糖的甜?一派说,大约500毫升9%的葡萄糖就可以中和苦味了。另外一派说,估计不中。500毫升葡萄糖是可以的,只是浓度要提高,起码提到10%,甚至25%……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实地测查。那时候,我们是卫生员,葡萄糖和黄连素乃手到擒来之物,说试就试。方案很简单,把一片黄连素用药钵细细磨碎,先泡在5%浓度的葡萄糖水里,大家分别来尝尝,苦是不苦了,就算找到答案了。要是还苦,就继续向溶液里添加高浓度的葡萄糖,直到苦为止,然后计算比例。临到实验开始,我突然有些许不安。虽然小女兵们利用工作之余,搞到这两种药品都不费吹灰之力,但藏北距离内地,山路迢迢,关山重重。物品运送到阿里不容易啊,不应这样为了自己的好奇暴殄天物。黄连碎未混入到葡萄糖水里,整整一瓶原本可以输入血管救

死扶伤的营养液,就报废了。至于黄连素,虽不是特别宝贵的东西,能省也省着点吧。我说,咱缩减一下量,黄连素只用四分之一片,葡萄糖液也只用四分之一瓶,行不行呢?

我是班长,大家挺尊重我的意见的,说好啊。有人想起前两天有一瓶葡萄糖,里面漂了个小黑点,不知道是什么杂物,不敢输入到病人身体里面,现在用来做苦甜之战的试验品,也算废物利用了。

试验开始。四分之一片没有包裹糖衣的黄连素被碾成粉末,兑到125毫升的5%的葡萄糖水中。那个最先提出以这个浓度就可消解黄连之苦的女孩,率先用舌头舔了舔已经变成黄色的液体。她是这一比例的倡导者,大家怕她就算觉得微苦,也要装出不苦的样子,损伤试验的公正性,将信将疑地盯着她的脸色。没想到她大口吐着唾沫,连连叫着,苦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来试,赶紧往里面兑糖……我们为自己小人之心地,度君子之腹感到羞惭,拿起高浓度的糖就往黄水里倒,然后又推举一个人来尝。这回试验者不停地咳嗽,咧着嘴巴咬着舌头说,太苦了,啥都别说了,兑糖吧……那

天,循环往复的场景就是——女孩子们不断地往小半瓶微黄的液体里兑着葡萄糖,然后伸出舌尖来舔,顷刻抽搐着脸,大叫“苦啊苦啊”……

直到糖水已经液到了几乎要拉出黏丝,那液体还是只需一滴,就会苦得让人寒战。试验到此被迫告停,好奇的女兵们到底也没有求证出多少葡萄糖能够中和黄连的苦味。大家意犹未尽,又试着把整片的黄连泡进剩下的半瓶里去,趁着黄连还没有融化,一口吞下,看看结果若何。这一次,很快得到证明,没有融化的黄连之苦,还是可以忍受的。

把这个试验一步步说出来,也许无聊至极。不过,它也让我体会到,即使你一生中一定会邂逅黄连,比如生活强有力地非要赐予你极困窘的境遇,比如你遭逢危及生命的重患,必得要用黄连解救,比如……你都可以毫无惧色地吞嚼黄连。毕竟,黄连是一味良药啊!只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将黄连碾碎,再细细品尝,敝帚自珍地长久回味。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歧视没有经过过苦难的人。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苦的力量比甜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要把黄连掰碎,不要让它丝丝入扣地嵌入我们的生活。

摘自《北京晚报》

节目铺陈故事内容,如此才会有所谓的收视率,以及伴随而来的广告收益。这就好像你透过一场短短一小时的电影,观赏一个人名人的一生;或者了解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年代的更迭。但是,真实的人生是很琐碎、冗长而沉闷的,甚至在生活中会有很多机械式的重复。这些所谓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在讲究戏剧冲突与张力的偶像剧里,是不可能演出与现实的。

不要一直抱怨自己所不能控制与拥有的一切,每个人都在演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偶像剧。在这场戏里,你的角色与戏分没有人能够取而代之,你只有真正发自内心地接受自己现在所能拥有的一切,不管是外貌、身材、学历、朋友圈工作环境,以及家世背景,还有所交往的对象等等,否则你就会永远没有快乐的一天。

因为,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愿意当自己。

摘自《经典美文》

## 做想要的自己

方文山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盲目而不切实际地羡慕电视偶像剧里,那男主角多彩多姿、丰富多变的感情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谁也无法被他人复制与取代,如同世上没有两个指纹一样的人。任何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命轨道,无论你这一路上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喜怒哀乐,都是经过量身定做,只适合你自己去体会的戏分儿。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选择性地节选自己羡慕的对象以及想要模仿的部分。所谓家有人本难念的经,你所欣赏的对象在你看不到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烦恼与缺憾,你不会知道,或者你也不会感兴趣。

什么叫做平淡无奇如白开水般的日子?你每天上学固定坐同一班车,或许当天出门前还跟妈妈犟气,上课时间与同学发生些小争执,到了周末跟男(女)朋友人挤人地看场电影,在假日的夜晚上网聊天,或者参加朋友在KTV举办的生日聚会等。以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全部加起来,就已经算是一种人生戏剧,你已经在演以自己为主角的偶像剧了。

生活不是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才叫精彩;感情也并非一定要有山盟海誓的冲突,才算真爱。电视中的偶像剧,因为收视率与时间的压力,它必须把真实的时间浓缩,然后以紧凑的剧情与经过渲染的情